

《白蛇·浮生》为“白蛇”系列收官，动画电影工业化初见端倪—— 于洲：白蛇“正传”，追光“正解”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2024暑期档进入收官阶段，继去年《长安三万里》成为暑期档动画片冠军之后，今年追光动画再次凭借《白蛇·浮生》蝉联这一殊荣。在国产动画领域，《白蛇》系列（2019年《白蛇·缘起》、2021年《白蛇2·青蛇劫起》、2024年《白蛇·浮生》）已然成为动画史上评分最高、票房最成功的三部曲，也为动画电影工业化做出了极佳示范；产能上的稳定输出、美学上的东方意蕴、制作上的国际水准、团队上的推陈出新。

在国产电影行业，动画电影近年来撑起了市场想象力的空间，也调动了影迷对历史传奇、古典人文的视觉想象。以《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白蛇》三部曲为代表的优秀之作从不同层面拓展了动画电影的艺术内涵承载，也一步步改变了动画行业的生产方式、技术人才配比和市场预期。以《白蛇》系列为脚注，追光动画的崛起贯穿了从“封神”题材、“聊斋”题材、“古典传说”题材乃至“三国”题材的动画开发，同时也在皮克斯、吉卜力之外对“筑成中国动画品牌”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有效探索。

作为青岛人，追光动画总裁、《白蛇·浮生》监制于洲见证了行业剧变，亲历了追光动画横入国产动画行业的全程，也是推动动画行业发展的重要推手。站在中国文化的延长线上，《白蛇·浮生》链接了从古典传说剧版《新白娘子传奇》等多个节点，也在城市文旅与电影项目深度融合之间做出大胆探索。这部电影既是“白娘子”传奇的“正传”，也可以看作于洲和追光动画献给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个“正解”。



■于洲



浮生一白，“宋韵”浮动

记者：《白蛇》系列电影的改编其实很有挑战。民间传说“白蛇传”的故事深入人心，改编成动画电影的话不容易讨巧：既不能大改，又不能不改。《白蛇·浮生》的挑战体现在哪些方面？

于洲：《白蛇·浮生》这部片子是“白蛇传”的“正传”，它和《白蛇·缘起》《白蛇·青蛇劫起》不一样——二者一个是前传一

试了喜剧的类型。观众都注意到“姐夫李公甫”很有喜感，其实不止于此，整部电影有很多喜剧的成分，一些喜剧梗体现在小白、小青乃至法海身上，守护仙草的仙鹤童子也是比较讨喜的角色。《白蛇·浮生》还延续出现了“宝青坊主”的角色，传统的《白蛇传》里没有这个角色，她的出场和戏份让观众有新鲜感，大家非常喜欢她，她也非常神秘。未来，我们也期待能推出宝青坊主独立成篇的故事。

记者：《白蛇·浮生》的文化属性非常明显，一方面还原了断桥、街景、寺庙等杭州景色，另一方面在台词中注入人文元素，像是“兰条荐浴，菖花酿酒，天气尚清和”等台词特别有文化。这种人文细节是“新文化”系列的风格体现吗？

于洲：这确实是有意而为，我们希望通过《白蛇·浮生》体现一种宋韵文化，从诗词、服装到妆发，包括小白、小青的妆容都有典故。影片中，从宋代建筑、家具再到美食都很讲究。以丰乐楼里姐夫与小白、小青见面的餐桌为例，龙井虾仁、东坡肉、蟹酿橙等每道菜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请了宋代美食专家做顾问，像是《宋宴》的作者卢冉给了很多指点，展现南宋的市井文化和百姓生活。

实际上，宋代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在临安这样的城市。我们参考当时临安的地图设计了故事发生地，临安街道上的人物身份则参考了《清明上河图》，商贩走卒、文人墨客都一一还原。在故事的推进上，我们通过节气来呈现，《白蛇·浮生》整个故事发生在一年时间里，从元宵始，以元宵终，中间历经端午、寒食、中秋，潜移默化地呈现中国的习俗和风俗，所谓“无一处无来历”。

记者：《白蛇·浮生》在技术层面更加成熟，像是金毛犼、仙鹤的毛发精细，小白、小青的表情绑定也特别细腻。在您看来，《白蛇·浮生》对技术人员还有哪些挑战？

于洲：拍了这么多作品，追光动画在制作方面也是驾轻就熟了，像是动物毛发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的挑战。《白蛇·浮生》里下雨的场面比较多，所有的下雨是特效镜头，跟真人实拍不一样，镜头里的“水”不仅是雨滴，还有头发打湿的效果、衣服打湿的效果。当角色进入水下，要呈现衣服在水里面浮动。与水相关的画面是这次特效比较集中、技术挑战比较高的地方。

记者：片尾曲也别具匠心，《千年等一回》把相当多的观众带入到了当年《新白娘子传奇》的回忆里。

于洲：《千年等一回》原来的版本是高胜美演唱的，这次我们请了赵雅芝、叶童演唱了一个版本，她们还出演了一个新版MV，也已经发布。主题曲《浮生一白》由

陈昊宇和陈丽君演唱，陈丽君本身是越剧演员，这首歌细听下来不是杭州口音，而是采用了越剧的唱腔，体现戏曲的风格，这首歌从词曲创作到曲调都有充分的想象和寓意。

文旅联动，天然契合

记者：“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为文旅的新动向。《白蛇·浮生》与杭州在这方面有深度的联动吗？

于洲：《白蛇·浮生》和杭州的深入联动是天然的契合。我们在采风阶段去了杭州，但创作中还是考虑故事本身。影片场景取自杭州，而且现在杭州还保留了一些古代“外景”，比如断桥、河坊街、四眼井、九溪十八涧等。三四月份，我们准备《白蛇·浮生》的宣发和首映礼，跟浙江文旅和杭州文旅一拍即合。这场全球首映礼是在西湖上举办的，搭建了168平方米的电影屏幕，在西湖上放映全片，还是非常新颖的首映礼。《白蛇·浮生》后续跟杭州还有一些旅游打卡和深入合作。

记者：《白蛇·缘起》开始，追光动画的作品逐渐占据了影院的黄金档，观影人群也从小朋友变成了家庭观影、青年人观影，这在《长安三万里》《白蛇·浮生》上得到了明显体现。追光动画对影迷人群有什么特别的定位吗？

于洲：确实，观众口味在不断变化，动画电影的类型也各不相同。像是《长安三万里》，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家庭观众，甚至很多中老年人都来影院观看。追光动画希望兼顾年轻观众和家庭观众，就《白蛇·浮生》来说，它作为一个爱情故事，经典传说适合年轻人，但它同时老幼咸宜，一方面有传统文化的元素，同时也有着积极向上的引导。一位“80后”的妈妈带着八九岁的孩子来看，写了一篇很好的观后感。她觉得，《白蛇·浮生》让“10后”的女儿看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民间故事，许仙与小白跨越五百年的“双向奔赴”，也让她概括为“教给下一代人如何去爱、如何去被爱”。从传承角度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记者：追光动画十多年来保持稳定的拍摄速度，持续推出精品。在您看来，追光在电影工业化领域的特有模式是什么？

于洲：实际上，追光动画本身就是电影工业化的模式。我们在国内是唯一一家能够做到每年上映一部动画电影的公司，国内其他动画公司多数还是传统的导演工作室模式，五年、七年做一部电影，然后再做下一部。我们不提什么“追光模式”，但是追光能够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团队，持续推出高品质的动画电影，这也是我们建立起来的体系。

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
青岛日报社 合办

124

侯健： 拉美文学，不止魔幻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8月24日，著名译者侯健在青岛方所书店举行新书《不止魔幻：拉美文学第一课》分享会，与青岛学者陈皓联袂，带领读者进入魔幻瑰丽的拉美文学世界。今年是侯健的井喷之年，上半年，他翻译的马尔克斯小说遗作《我们八月见》正式面市，成为文坛大事件，下半年，他的五部作品正在奔向读者的书架；除了个人首部中文专著《不止魔幻》外，侯健还译有50余年来首次推出中文版的《略萨谈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乌拉圭国宝级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圣玛利亚三部曲”以及文学大师略萨传记等作品。

在拉美文学领域，侯健素有“略萨粉头”的绰号，他也是为数不多受邀到略萨家中做客的中国学者之一。侯健认为，拉美文学有着常读常新的魅力，而作家对时代问题的持续思考也是拉美文学的特点，“拉美文学一直持续吸引我，改变我的人生，我觉得有义务让更多普通读者接触拉美文学，给人生带来别样的色彩。”

四大主将，各自精彩

拉美文学在中国拥有大量拥趸，侯健在B站的拉美文学系列节目点击量超过10万，验证了中国文学爱好者们的热情。在拉美文学爆炸四大主将里，加西亚·马尔克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已经分别于1982年、201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而胡利奥·科塔萨尔、卡洛斯·富恩特斯两位名家的作品近年来也持续引入中国。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四位主将的作品有阅读次序吗？侯健表示：四位主将的作品风格迥异，“像是略萨专注于描写权力，他的政治小说、历史小说很多；马尔克斯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广为人知，但他的作品不拘泥于魔幻现实主义写法，能看到浓郁的哥伦比亚、加勒比沿海地区的感觉；富恩特斯聚焦写墨西哥历史、社会和政治，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以幻想为主，目前他的四本短篇小说集在国内流传很广，他的长篇小说《跳房子》新译本还在翻译中。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四个主将每个人抽一本读一读，感受他们的风格和主题，喜欢就继续读，不喜欢就放下。过一段时间，你的人生经历和阅读能力有了改变，你又会回过头来读你原来读不下去的书。”

侯健建议，像是《百年孤独》里的人名部分最有挑战性，读者可以对照人物谱系表来阅读；而略萨的叙事技巧非常高超，读者可以从《公羊的节日》入手，《公羊的节日》虽然是个厚册，但结构上相对于《酒吧长谈》要更简单一些，就入门来说，我更推荐《公羊的节日》作为读者第一本略萨。”

在国内译者里，侯健热心于略萨作品的译介、推广，对于“略萨粉头”的绰号也欣然接受。2019年10月，侯健获邀在略萨马德里家中跟这位文学大师交流。“见面第一个问题，我问他‘为什么同意我到马德里拜访’，他回答说对他拉美文学作品以及个人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情况非常感兴趣。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略萨在中国的译介传播。见面时，我还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我把从上世纪80年代初《城市与狗》开始的略萨作品中文版封面做成一个册子，他很感兴趣，不停地翻阅。”2023年底，略萨推出了最后一本小说宣布封笔，封笔前还会有一本写略萨的文集跟读者见面，“略萨是略萨年轻时期的偶像，他最早特别推崇索萨特，后来，他转向加缪。以青年时期偶像索萨特为最后一本书的主题，我很期待看到略萨整个思想的变化以及他对索萨特的最新看法。”侯健说。

拉美风情，文学挚爱

从青岛九中考入西班牙语小语种，侯健直到大学三年级才初识拉美文学的滋味，“教我们高级西班牙语课的陶玉平教授也是马尔克斯、卡塔萨尔的译者。他说：西班牙语专业八级考试里特别喜欢考略萨的作品，尤其是略萨在媒体发表的文章，建议我们去图书馆借阅。我去图书馆鬼使神差借到了略萨的《城市与狗》，从那次借书开始，整个改变了我自己的兴趣点和职业规划。”

在侯健看来，多姿多彩的拉美文学远不止“魔幻”二字可以概括，“包括略萨本人对权力的剖析非常深刻，包括像是博尔赫斯看上去这种很不拉美的作家，他所思考的人生问题、哲学问题都很吸引我。拉美文学新作品不断涌现，像是《百年孤独》等经典作品隔段时间再读一直有新的感觉。再就是我一直跟踪的略萨，他在小说之外还有很多评论文章。封笔之前，他每两周都在西班牙报纸发表社论文章，对文学和世界大事始终保持不断地思考。2010年获诺贝尔奖后，略萨用一本《娱乐的文明》反思了这个时代文明肤浅化和娱乐化的问题。他早在十几年前就关注到：当下的娱乐占据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让文化陷入到下坠的状态。拉美作家对时代问题的持续思考也是吸引我的重点。”



■侯健